

清以前,中国汉族在各个朝代的服饰虽然会有一定的变化,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式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宽袍大袖,峨冠博带”。如果形象一点描述的话,就像今天日本人、韩国人还在穿的那种民族服装。因为他们的民族服装都是古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人的和服保留了一些中国唐朝的式样;而韩国人的韩服,其女性服饰带有中国隋唐时代式样的味道,而男性服饰则带有中国明朝的某些式样。

“唐装”不是唐朝的服饰

“唐装”一词的出现,始于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按照APEC会议的惯例,亚太地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要穿上会议主办国的“国服”。在上海的APEC会议上,中国东道主及各国政要都穿上了红、蓝、绿等颜色的“唐装”,一时间引起国人的轰动和自豪,民间也大肆购买和穿着

起这种“唐装”,据说生产厂家还发了大财。“唐装”一词通过强大的媒体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后来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还刊发了歌颂“唐装”的诗歌:“可惜李杜不在/不然,又将即兴赋诗……”显然,“唐装”被理解为“唐朝的服装”,“唐朝人的服装”或“唐朝式样的服装”了。事实上,应当理解为“中国人

的服装”,因为在国际上,“唐人”是中国人的代称。例如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并没有“唐朝人的街道”的意思,而是“中国人的街道(或聚集区)”。

其实这种“唐装”是按照中国民间的对襟上衣制作的,而这种衣服的本源是满族人的服装,后来经过演变,流传成现在民间仍然在穿的一种上衣式样,有时就

被称为“中式”服装。

清以前,中国汉族在各个朝代的服饰虽然会有一定的变化,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式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宽袍大袖,峨冠博带”。如果形象一点描述的话,就像今天日本人、韩国人还在穿的那种民族服装。因为他们的民族服装都是古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人的和服保留了一些中国唐朝的式样;而韩国人的韩服,其女性服饰带有中国隋唐时代式样的味道,而男性服饰则带有中国明朝的某些式样。

清军攻入山海关、占领了北京城后,强制推行了迫害汉族人的一系列措施,例如逼迫北京内城所有的汉族人都迁了出去,发布剃发易服令等。当时的汉人身受明朝腐败政治之害,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满人的统治,但并不愿意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等到剃发易服令一下,就在南方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抗,但都遭到了清军的残酷镇压,如“嘉定三屠”、“江阴八个一日”,还有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等惨案。最后,汉人在疯狂的屠刀下终于屈服了。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拜访了李鸿章。李鸿章对日本服饰在明治维新后仿效西方感到不满,而对古代日本人仿效中国则赞赏有加。森有礼随即对清朝人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此乃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要么李鸿章真的不知道何为汉服,要么他在“捣糨糊”,说违心话。

摘自《上海采风》

北京的建筑挺有意思的,跟风。比如说吧,前几年,国贸对面起了一座楼,人们从三环经过,都会忍不住问问边上的朋友:“你说那像什么?”比较厚道的,会说像铅笔;不厚道的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总之那尊阳具式建筑一经出现,即得到行内行外的高度关注,说成何体系的固然有之,但毕竟相对于火柴盒似的建筑来说,铅笔型的还真是领了风气之

莱卡的太空邂逅

陈文茜

告诉你一只狗悲壮死亡的故事。莱卡本是一只平凡的狗,却经历地球上生物未曾体验过的残酷死亡过程。它曾经那么卑微,只是莫斯科街头一只流浪的狗,却被命运之神无意间选中了。1957年,它被莫斯科科学家挑选成为第一个升入太空的地球生物,从壮士、烈士,到太空中孤寂的死亡,只历时5小时。1950年起,美苏冷战竞争从原子弹到了太空争霸,1957年10月苏维埃红色革命40周年,苏联发射了首枚人造卫星,挫败美国的太空计划。一个月后,不经太多等待,苏联发射第二枚人造卫星,这次太空舱里放了一只狗,名字叫莱卡。

莱卡原本只是一只无人豢养的杂种流浪狗,莫斯科的太空科学家看上了它,未经重力训练,只给它带上呼吸辅助器、心脏测试器及穿上宇宙飞行服等,就把它从莫斯科街头

那年去内蒙古草原,纵马驰骋间发现三岔口旁有一个坟状的堆子,碎石黄土上长满荒草,白云蓝天下似乎凝固着一首幽怨的哀歌。

我问同行的蒙古族友人,这是什么人的坟墓,为何孤零零地处在荒野的路边,难道蒙古人入葬不竖立墓碑吗?友人笑着摇头,这土堆就是大名鼎鼎的“教包”。你一定听过《教包相会》这首流行歌曲吧?“教包”便指这用作路标与界标的土堆了,也译作“鄂博”。

伟大的建筑师不给当代人盖房

春日迟迟

先,接下来有那么几年,北京的二环上三环上一根根粗粗的“铅笔”拔地而起,有的粗得大不像话,以至于被形容为“避孕套”。后来呢,可能是物极必反吧,北京又开始流行“蛋”式建筑,比如说国家歌剧院,就是一个巨大而辉煌的蛋;再比如说奥运场馆中最著名的“鸟巢”,其实,那模样

你说是别的也可以。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说北京的建筑,那朋友的职业是设计师,他很不齿我的观点,对我说:“一个建筑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历史说了算的。没有一个伟大的建筑师是为当代人盖房子的,他们是要为未来盖。”这位朋友给我举的例子是,巴黎的

埃菲尔铁塔,他说当年埃菲尔铁塔建好的时候,巴黎民众及许多知名人士都要求拆除这么古怪的建筑,但事隔多年,如今这座铁塔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

我听了,反问他:“假如巴黎到处都是埃菲尔铁塔,那么它现在还能是巴黎的象征吗?”

摘自《大众文摘》

太空卫星,却成了其傲冠全球的棺木,这个棺木卫星的造价远远超越金日成的水晶棺,陪伴莱卡在地球大气层外轨道足足绕行了近10个月,那是它最温暖,也是最后的家;直至1958年8月脱离轨道,再重返大气层,燃烧化成烟缕为止。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丧礼,曾居住的地球在太空中透着盈盈的水汽始终相伴,远处月球、星光、银河……莱卡终于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里得到安息;它的遗体深受上天的祝福,不曾腐烂;等到10个月,重返大气层时,莱卡与它的太空棺木一起燃烧,这是全球生物曾进行过的、最盛大也最壮烈的火葬仪式。俄罗斯人为了回报莱卡,将其视为国家烈士。如今,一尊莱卡铜像,置于星城广场,莫斯科人共为其谱了6首曲子。莱卡该不该悔,1957年某一天与莫斯科太空科学家在街头的无意识的邂逅呢?

摘自《凤凰周刊》

恋于野花丛中的缠绵,往往走失于朦胧的夜幕。“教包”让爱情有了方向,虽然这里的爱情少了一丝浪漫,却多了几许沉静与从容。据说,有对恋人某夜相约在第一次邂逅的草原深处,因迷路而南辕北辙,终于丧失了牵手的良缘。爱情是需要有方向感的。痴迷是一种心灵的陶醉,幸福的路标名字叫做清醒。“教包相会”是一种有方向的爱情,夜色迷离中,有一道清冽的月光倾泻而出。

摘自《意林》

有方向的爱情

王绍斌

原以为“教包”是一座漂亮的蒙古包,“十五的月亮升上天空”,月光下的恋人在蒙古包前相依相偎,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致啊!可想到相爱的青年男女在夜半时分,相会于这坟墓似的地方,内心深处的那份沉闷便不由平添了几许惶惑。

草原上有数不清美丽的景色。野花盛开暗香袭人的

的绿草地,无疑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躺在绿莹莹的草坪上仰望星空,静心聆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这是恋人最幸福的时刻。为什么不是月光下的“绿野相会”,而是“教包相会”呢?

同行的蒙古族友人这般解释道:辽阔的草原虽然美丽,却很容易让人迷失。喜欢属于白天,痴爱属于夜晚,那些在阳光下留

名流故事

怀念张纯如

陈富强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开始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实行史称为“南京大屠杀”的血腥镇压。每年的这个日子,南京上空都会响起凄厉的警报声。30万人的冤魂在这一刻被唤醒。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开口说话。

日本人显然对这个史实不那么在意。他们甚至不相信那是一个事实。于是,他们在各种场合,或者利用各种工具对那段历史进行刻意淡化。国人反复在提醒全世界的人,日军在中国是犯下了深重罪孽的,中国之所以没有要求他们进行战争赔偿,是出于两国人民友好的考虑。中国在南京建起一座纪念馆,要让所有人都牢记那段历史。

我想,中国有那么多写书的人,拍电影的人,是不是应当写一部或者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呢?当然是要写得很有力量的那种书,比如像苏联卫国战争后出现的那些书那样。或者,拍一部或几部有关的电影,比如像《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电影。

但是,这样的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出现。这一等,就过去了69年。这么多年,在中国,书是出了不少,但写历史的不多。写了历史的,也多带一些戏说的成分,搞不清真假。电影也是如此,所谓的大片也拍了不少了,投资也有上亿甚至几个亿人民币的,最典型的像肆意践踏香格里拉自然保护区的某部电影,钱砸进去不少,却没有多少人看。

终于,一个叫张纯如的女子出现了。她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准确地说,她是华裔。她在美国出生,能说一点汉语。她写了一本书叫《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写的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张纯如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在她看来:“忘记南京大屠杀,等于是遭受第二场屠杀。”

张纯如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时只有27岁。年轻的张纯如让日本人见识了中国人的厉害。据说张纯如还是《拉贝

日记》的主要发现者。她寻找到的这本日记,可不是中国人写的。这一回,铁证如山,日本人想抵赖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纯如写了一本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正义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有力量的书了。后来,有关的电影也开拍了,虽然不是《辛德勒名单》那样的故事片,但却是史料更详实的纪录片。它们是美国人拍的《南京》,这部影片是根据张纯如作品改编的。

我很困惑。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电影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拍南京大屠杀这样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重大事件呢?他们拍了很多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他们也可以拍30万男人和女人的事。但是好像没有那些著名的导演们急着拍一些似是而非的宫廷电影让西方人开眼界,然后获个什么奖回国炫耀。

张纯如如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时只有27岁。年轻的张纯如让日本人见识了中国人的厉害。据说张纯如还是《拉贝

日记》的主要发现者。她寻找到的这本日记,可不是中国人写的。这一回,铁证如山,日本人想抵赖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纯如写了一本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正义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有力量的书了。后来,有关的电影也开拍了,虽然不是《辛德勒名单》那样的故事片,但却是史料更详实的纪录片。它们是美国人拍的《南京》,这部影片是根据张纯如作品改编的。

我很困惑。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电影人,他们为什么不能拍南京大屠杀这样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重大事件呢?他们拍了很多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他们也可以拍30万男人和女人的事。但是好像没有那些著名的导演们急着拍一些似是而非的宫廷电影让西方人开眼界,然后获个什么奖回国炫耀。

张纯如如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时只有27岁。年轻的张纯如让日本人见识了中国人的厉害。据说张纯如还是《拉贝

“好人没有好报。”这句话是比较可怕的,却在张纯如身上应验了。张纯如2004年11月9日在自己的汽车内拿起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额头。她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这个看起来不那么让她留恋的人间。她的身体安葬在一个叫“天堂之门”的墓园。她的灵魂一定能飞向天堂和她为之呐喊的30万冤魂相遇。

冬天,在我的注视下慢慢地来了。我坐在窗前,看见树上的叶子依旧绿着,银杏树叶却黄得如此灿烂。我相信,在张纯如的那个世界里,也一定有绿树遍地,繁花似锦,一到冬季,银杏树会带给她满目的艳丽。原本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美好的,张纯如你为何要走得如此匆忙呢?你孤身一人去陪伴那30万个冤魂吗?

摘自《浙江日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作为中国近现代中屈指可数的女画家,潘玉良的苦难、执著和奋斗,她从雏妓到画家的艰辛历程,都足以让人们产生认同和敬重,但“潘玉良热”无疑与后人的过度阐释有着直接的关系。

画家潘玉良是怎样被捧红的

潘玉良生前穷困潦倒,一生几乎没有卖出多少作品。在她去世后,突然间大红大紫,她的绘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价格最高的一幅,成交价达到964万元。潘玉良的绘画艺术水准到底有多高?她又是怎样突然大红大紫的,是谁捧红了潘玉良?

被忽略的真实的潘玉良

上海的2月,春寒料峭。1984年,从巴黎来的“铜川号”抵达上海港,但由于黄浦江上风浪过大,而无法靠岸。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就在“铜川号”上。安徽省博物馆前馆长邓朝源回忆起当日的情景,“船无法靠岸,我们只好找了一只小船,划到江中,靠近铜川号,然后把箱子搬到小船上,再把小船划到岸边”。之后,这几箱作品被空运到了安徽——潘玉良的家乡,从此落根于安徽博物馆。

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潘玉良画展”,集中展出了其中的200多幅作品,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潘玉良作品展。

在今年台湾彩墨类竞拍中,潘玉良的彩墨画《浴后四美姿》以3756万港币,即113.732万美元的高价成交。2006年,她的油画《非洲裸女》以902万元拍出。而近年来,潘玉良画作的最高拍卖纪录是2005年由香港佳士得拍出的《自画像》,成交价为964万元。从2000年以来,潘玉良画作高价拍卖的消息时有传来。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华人世界就刮起了一股“潘玉良热”,而潘玉良画作的高昂价格则与此场持久的“潘玉良热”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展览现场,从潘玉良的自画像和照片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潘玉良本人并没有像影视作品中的潘玉良那么漂亮。但无可置疑的是,那位不漂亮的潘玉良才是真实的潘玉良。只是人们似乎都多加热衷于传说中的潘玉良,却往往忽视了真实的潘玉良。

潘玉良的绘画艺术水准到底有多高?在潘玉良画作火拍拍卖市场之时,这个问题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潘玉良传奇的人生经历,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对于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女画家,人们总是习惯把焦点放在她“从青楼女子到画家”的传奇故事上,而常常忽视了她的作品本身。

生前她的画卖不掉

著名画家吴冠中和潘玉良熟识,他曾经这样评价她:“潘玉良是很好的,但是画卖不掉……客观地说,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与潘玉良同时代的法国家画师)比,差很多……她人非常豪爽,画稍为俗一点。”吴冠中的话,让人吃惊,因为与大众所“认识”的潘玉良相差甚远。事实上,潘玉良生前穷困潦倒,一生也没卖出几幅画。即使是死后,也经历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期,而后来却突然大红大紫起来。这其中的波折和玄机颇让人寻味。

1977年,潘玉良因病去世。去世之前,她把一生创作的作品都交由知己王守义保管,并嘱咐她一定要把遗作运回祖国。而王守义在临终前则把这批遗作和遗物交给中国驻法使馆。七大箱遗作和遗物在大使馆的地下室和车库保存多年。

据邓朝源回忆,1978年4月,在潘玉良家属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运回潘在巴黎的作品时,中国驻法大使馆当时报告外交部领事司的信件说:遗作大部分系人物裸体,艺术水平不高,在巴黎不是很有名气,能否售出,尚不得知。

潘玉良的绘画受到了当时西方的野兽派、印象派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在法国,潘玉良虽然得到过几次奖,但是并不在知名画家之列,所以她的一生几乎没有卖出什么作品。

1980年,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访法时,在大使馆看到了这些作品的一小部分,江丰认为“有研究价值”,建议文化部运回国内收藏。1982年5月,潘玉良的学生、画家郁风访法。她在昏暗闷热的使馆地下室里,忙了整整三天才把潘玉良的两千多件遗作做了大概的清理。

1984年,潘玉良的七大箱遗作远涉重洋,被运到上海。之后这批遗作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入库,总数达到四千多件,其中包括油画、彩墨、国画、素描、速写、雕塑、版画、雕版。因为潘玉良一生出生的画作寥寥无几,所以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其中。而后来出现在拍卖市场的画作,属于一小部分的私人收藏品。

他们捧红了潘玉良

在潘玉良遗作回到中国之时,恐怕还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潘玉良这个人。也就在那年,一部关于潘玉良的传记小说发表出来,正是这部传记作品首次掀起了“潘玉良热”。在安庆市图书馆

摘自《人民文摘》

或容貌丑陋而自卑甚至自杀的话,那我早就死过不下100次、1000次了,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站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了,更没有机会成为一个迄今为止已经出版130余部著作的作家了!”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在随后的演讲中,林清玄的言语风趣幽默又不乏睿智才情,他与大家畅谈如何把握人生、迈向成功,启迪大家从平凡的事情中去审视生活、发现生活……他的演讲彻底征服了现场观众,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摘自《格言》

林清玄幽默“自嘲”

2007年,被誉为“宝岛十大才子”之一的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应邀到河北金融学院作演讲。

会场上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一睹林清玄先生的“风采”。所以,当身材矮小又略带秃顶的林清玄一出现,全场一片哗然。有一个女生不无失望地说:“林清玄怎么长这样啊!”

林清玄毫不介意,仍然微笑着走上了讲台。讲台是多媒体台式讲桌,林清玄坐下后,顿时便“无影无踪”了。正在大家惊诧之际,林清玄站了起来,不无自嘲地说道:“这

你们,如果一个人从17岁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写了将近40年的话,那他长得便是这副模样。”全场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清玄又接着说:“我从来都认为,容貌丑陋的人才最有权拥有自信和美丽的微笑,他在容貌上有缺陷,当然就应该在气质上胜出。上帝关闭了属于他的一扇门,就应该为他打开另一扇窗,这样才能显得均衡和公平。如果人人都因为身材矮小